

读《茶圣陆羽》 品大唐茶道

不羡黄金罍，
不羡白玉杯；
不羡朝入省，
不羡暮入台；
千羡万羡西江水，
曾向竟陵城下来。

——陆羽

茶聖

陆羽

CHASHENG LUYU

◎ 王升华 / 著



長 春 出 版 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茶聖 陆羽

◎ 王升华 / 著



YZLI0890112533

长 春 出 版 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茶圣陆羽/王升华著. —长春:长春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445-1944-1

I.①茶… II.①王…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2266 号

茶圣陆羽

著 者:王升华

责任编辑:胡 新

封面设计:大 熊

出版发行:长春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431-88561180

总编室电话:0431-88563443

邮购零售电话:0431-88561177

地 址: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130061

网 址:www.cccbs.net

制 版:馨元工作室

印 刷: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370 千字

印 张:16

版 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8000 册

定 价:3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0431-84917482

中华茶业，悠悠千载，何以尊陆羽为茶业的鼻祖——茶圣？

《茶圣陆羽》以唐中叶玄宗安史之乱到德宗朝政治为背景，详细描述了茶圣陆羽不平凡的人生。那是一个社会从盛世繁荣走向战乱频仍的大动荡年代，出生不久便遭弃的陆羽，一生命运坎坷又充满奇遇：大雁以翼覆身相救，又得智积禅师收养，逃入戏班又蒙皇戚李齐物帮助入学，以后更得到大诗人崔国辅、刘长卿、大书法家颜真卿的多次相助。虽然身经离乱，但他凭着对茶的认识和热爱，毅然放弃科举入仕之途，多次弃官，矢志许身茶业；他历尽千辛万苦、生死磨难到各茶区考校茶事，在实践中总结出大量“茶”的知识、经验，著成中华第一部专业茶书《茶经》，千古造福黎庶，为后人代代传颂。

作者以茶圣陆羽基本的人生脉络为主线，在运用大量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展开一个个曲折入胜、起伏跌宕、激动人心的故事，在激烈的矛盾交织中塑造出众多鲜活的文学形象——执著茶业为民造福、重情守信而又性格褊躁任性的陆羽；佛学深厚的智积、老成持重的李齐物；年老心热的崔国辅；诗才横溢、全心为友的皎然；忠肝义胆、满腔正气的书圣颜真卿；禀性正直、至死不悔的刘长卿；貌比西施、才压文姬的女道士李冶；聪明美丽却又命比纸薄的女艺人婉娘；博学多才、淡泊名利的张志和；恃酒傲物的草圣怀素；机敏多才的朱放；纯真善良的蒙山兄妹吴春吴茶……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跃然纸上，让人过目不忘，读来韵味悠长。

更难得的是，作者运用娴熟的文学技巧、多姿多彩的文笔、变幻多端的艺术手法，将历史与茶学知识及该时期风土人情、衣食住行等风俗习惯有机融汇在一起，尤其是书中关于茶事活动中的种茶、制茶、品茶、鉴茶、鉴水、斗茶、赌茶以及唐朝时期与茶相关的文人诗会联句等场景的巧妙结合和精彩描绘，为我们展示

序一

我读《茶圣陆羽》

刘以煌

中华茶业，悠悠千载，何以尊陆羽为茶业的鼻祖——茶圣？

《茶圣陆羽》以唐中叶玄宗安史之乱到德宗朝政治为背景，详细描述了茶圣陆羽不平凡的人生。那是一个社会从盛世繁荣走向战乱频仍的大动荡年代，出生不久便遭弃的陆羽，一生命运坎坷又充满奇遇：大雁以翼覆身相救，又得智积禅师收养，逃入戏班又蒙皇戚李齐物帮助入学，以后更得到大诗人崔国辅、刘长卿、大书法家颜真卿的多次相助。虽然身经离乱，但他凭着对茶的认识和热爱，毅然放弃科举入仕之途，多次弃官，矢志许身茶业；他历尽千辛万苦、生死磨难到各茶区考校茶事，在实践中总结出大量“茶”的知识、经验，著成中华第一部专业茶书《茶经》，千古造福黎庶，为后人代代传颂。

作者以茶圣陆羽基本的人生脉络为主线，在运用大量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展开一个个曲折入胜、起伏跌宕、激动人心的故事，在激烈的矛盾交织中塑造出众多鲜活的文学形象——执著茶业为民造福、重情守信而又性格褊躁任性的陆羽；佛学深厚的智积、老成持重的李齐物；年老心热的崔国辅；诗才横溢、全心为友的皎然；忠肝义胆、满腔正气的书圣颜真卿；禀性正直、至死不悔的刘长卿；貌比西施、才压文姬的女道士李冶；聪明美丽却又命比纸薄的女艺人婉娘；博学多才、淡泊名利的张志和；恃酒傲物的草圣怀素；机敏多才的朱放；纯真善良的蒙山兄妹吴春吴茶……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跃然纸上，让人过目不忘，读来韵味悠长。

更难得的是，作者运用娴熟的文学技巧、多姿多彩的文笔、变幻多端的艺术手法，将历史与茶学知识及该时期风土人情、衣食住行等风俗习惯有机融汇在一起，尤其是书中关于茶事活动中的种茶、制茶、品茶、鉴茶、鉴水、斗茶、赌茶以及唐朝时期与茶相关的文人诗会联句等场景的巧妙结合和精彩描绘，为我们展示

序二

陆羽与湖州

——简评《茶圣陆羽》

张西廷

唐代的陆羽是举世公认的茶圣，而能够以文学的形式形象生动地展示圣人生命轨迹的，料想也定非等闲之辈。

我不认识作者，只是因茶学界朋友的推荐，才抽空翻了翻这部浅绿封面的打印本，谁知一看就放不下了。作者从陆羽诞生写起，一直写到他的辞世。几十年光阴，洋洋几十万字，娓娓道来，一气呵成，令人难以释卷。

陆羽出生于湖北天门，因避安史之乱，来到位于浙江湖州的苕溪之畔，开始了他“闭门著书，不杂非类，名僧高士，谭宴永日”（《陆文学自传》）以及“细写《茶经》煮香茗，为留清香驻人间”的隐居生活。

在隐居湖州期间，他一方面继续游历名山大川访泉问茶，广泛搜集资料；一方面同名僧高士保持交往，寻求知音，共研茶道。在此期间，结识了唐代有名的诗僧皎然，并共同居住在妙喜寺三年。由于陆羽的诚信人品以及对佛学、诗词、书法的造诣，特别是渊博的茶学知识和高超的烹茶技艺，为他在湖州士官僧俗各界赢得了崇高的声望。永泰元年，陆羽的《茶经》初稿完成后，广受好评，社会名流们争相传抄，使得陆羽的声誉日隆。在成名后的晚年，陆羽依然是四处品泉问茶，先后到过绍兴、余杭、苏州、无锡、宜兴、丹阳、南京、上饶、抚州等地，最终又返回湖州，于贞元末年（804）陆羽走完了他皓首穷茶之路，悄然逝去，葬于浙江湖州市郊区东南约三十公里处的杼山。

湖州是陆羽的第二故乡，也是他的埋骨之地。湖州的人民对陆羽有着非同一般的深厚感情。历朝历代，都有文人墨客、名人雅士，前来寻踪凭吊，吟诗留迹。1990年，湖州就成立了陆羽茶文化研究会，筹资重建了陆羽墓、皎然塔，还

在长兴县顾渚山下重修了大唐贡茶院，举办了多次国际茶文化活动。每年出版《陆羽茶文化研究》刊物，至今已有20来期，以理论性、学术性博得国内外茶人、学者的肯定。出版了《茶文化丛书》一套五册。还致力于茶文化知识向学校、社区、企业拓展，努力推动茶产业的发展。作为湖州茶文化研究的首批会员，现任副会长兼会刊主编，本人对陆羽及其茶文化，有着更深切的了解，有着更深切的感情。

翻阅王升华先生的《茶圣陆羽》一书，感觉就像回到唐代那风云激荡、豪情满怀的岁月。沉浸其中，似乎是陆羽的同伴，随其行，随其止；似乎是陆羽的好友，为其悲，为其喜。看到卷终，才知是故事、是小说。于不知不觉间吸引读者，除了陆羽事迹曲折感人外，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写作功力。这部书既把陆羽置身于唐代社会动荡的大背景下来描写，大江南北山山水水，朝廷上下名人权贵，气势磅礴，令人荡气回肠。又善于从细微处着眼，将人物内心的心理感受及其变化，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都描述得细腻动人，让人感同身受。特别写陆羽与李季兰、婉娘等人的复杂情感，甜中带酸，酸中带苦，端的是五味杂陈，让人感叹万千。还有对陆羽家乡湖北的描述，作者也颇费了一番心血，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写得情深意切，令人难忘。小说的表述方式也有许多出彩之处。一是不同的章节，采用不同的人物视角，不同的口吻来写，有的甚至完全是人物的内心独白。这是以前所少见的；二是人物关系的处理、前后事件的衔接十分巧妙、自然；三是小说中的语言，巧妙地安插了一些鲜活生动的四川方言、土语，为作品增添了不少生气和灵气。

说来容易做起来难。能够把千多年前的人物、故事演绎得如此全面和生动，也是殊属不易。作为陆羽第二故乡的湖州人，我真诚地感谢作者为我们奉献了这样一部生动的作品，对于我们了解陆羽、宣传陆羽、弘扬茶文化、拓展茶产业是一部很好的教材。作为茶文化的理论工作者，我热烈地祝贺作者。这部作品的编写出版，在茶文化界必定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并必将与茶圣陆羽一起，流传于世。

（张西廷，浙江省陆羽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会刊主编）

目 录

序一：我读《茶圣陆羽》

序二：陆羽与湖州——简评《茶圣陆羽》

第一章 茶 童/001

离奇身世/001

童真纯情/004

残阳来访/007

智积发怒/011

季兰远行/015

执典不屈/018

智宏陷害/020

第二章 伶 人/025

捉蝉换桃/025

误入戏班/027

婉娘吃醋/030

智退智宏/032

堂会奇遇/036

婉娘遇险/041

齐物提携/046

有心无心/051

第三章 学 子/055

问学夫子/055

挖泉酬师/059

纳凉心凉/061

曲水流觞/067

竟陵聚会/070

齐物之托/074

第四章 访茶(上)/079

崭露头角/079

寻访毛尖/082

苦学茶技/087

露宿深山/089

痛失峰牛/092

情撼青山/095

青山妙法/098

卖驴历险/101

第五章 访茶(下)/105

剑南道上/105

大茶树下/106

临邛赌茶/109

巧遇吴茶/114

吴茶求亲/117

蒙顶逃婚/122

误入蛊窝/127

死里逃生/129

第六章 情 殇/135

安史之乱/135

重会皎然/140

白苹诗会/144

心灵独白/148

顾渚紫笋/151

- 乔迁之喜/154
李冶情变/157

第七章 茶 经/163

- 坐论茶道/163
著书授艺/167
烟波钓徒/171
李冶探病/175
鉴水神功/178
修茶赛诗/183
辞官刻书/187
初识长安/190
拒诏离京/196

第八章 朋 友/201

- 湖州之会/201

- 韵海镜源/206
皎然斗诗/211
情聚山亭/215
《茶经》问世/218
结友赠书/222
香销玉殒/224
真卿遇害/227

第九章 永 生/231

- 皎然圆寂/231
妙手回春/234
兄弟重逢/236
喜会孟郊/239
归死大同/241

后 记 生活在唐朝/245

第一章 茶童



竟陵城内，群雁鸣湖。龙盖寺高僧智积多了一个聪慧的茶童，偏偏茶童无心佛门，屡遭陷害，无奈出逃。

离奇身世

从龙盖寺偏房茶寮镂花的方形大窗中望出去，竟陵城清晨的天空像一块脏兮兮的破抹布，随时都可以拧出水来似的，灰暗而沉重地悬在小城上方。几只雨燕尖叫着，从龙盖寺天井的上面一掠而过。

茶童陆羽只那么瞟了一眼，就急忙把恍惚迷离的目光收回来，落在面前的陶釜上。精致的陶釜坐在一个小巧玲珑的炉灶上面，炉膛里的火愉快地燃烧着，只有微微一束淡淡的蓝烟飘出来。柴禾是干燥的松木，劈得像筷子一般大小，易燃还不出烟，使这间小小的茶屋保持清爽。

每天早早地起来，陆羽就提一个壶到离寺不远的西江河汲水，为晨修打坐回来的住持智积禅师煮茶，这就是他的“功课”。其实他本来是可以利用寺院后边的支公井水煮茶的，但经过多次比对后，他发现煮茶粥用河水比用井水煮的茶味更悠远绵长，所以他就宁愿多走路去汲河水。每天做三次“功课”，然后做点扫地抹桌之类的杂活，吃三顿斋饭，伴着晨钟暮鼓。当然，偶尔也会进城，帮进城购置生活用品的智远搬些东西。

水快开了，陶罐里的水发出了滋滋的声响。他蹲下瘦小的身子，往炉膛里添了两片松木，火燃得更大了些，红红的火光映着他尖削的脸，右额头那块大疤边一颗亮晶晶的汗珠似掉未掉。他一抬手，用手背抹去那汗珠，随手在腰部的青色僧袍上一擦。这身小僧袍，还是原来的施茶僧智远用他的旧衣服为他改制的。

陆羽听着陶罐的声响，手捏了陶罐盖子的提耳，水开了，他急忙揭了盖，把旁边筐箩里海碗装着的茶末倒进陶罐（筐箩里还放着桔皮、茱萸、枣、花椒、姜、盐等好些作料），用一只长木汤瓢搅动一下，又在快燃尽的炉膛里加了一根小木柴——只能一根，现在得用文火熬了。做完这

些，他才歇了口气。茶寮的门口突然一亮，只见十七八岁的施茶僧智远那颗光光的头探进门口，问到：“疾儿，你的茶煮好没有？师父问起了哩。”他头顶上的戒疤在晨光中特别打眼。

陆羽赶紧说：“就……就好……好了。”边说边弯曲身子去加柴。因为他自小就有这口吃的毛病，大家常常笑他，大家一笑他就更口吃了。“好了就快给师父送去，他等急了昵！”智远缩回头，提着一把大扫帚，歪着脑袋往天上看了看，喊道：“这鬼天哟，要下雨你就快下嘛，别这么要下不下的。”智远原是茶童，陆羽当了茶童后，他就正式剃度做了施茶僧，专管陆羽了。也许是天性使然，他和陆羽耍得来，两人一直住一间屋，白日黑夜混在一起，没人时常说笑打闹，快乐得很。

疾儿是陆羽的小名，他还有个别名叫“疵儿”。那是在李府生活的时候，李家人为他起的，好像多是与额上那块疤有关（大家只是从他额上有个大疤痕叫他“疵儿”）。至于他的身世和名字的来历，他都是从别人嘴里知道的。那是在七年前，他可是竟陵城出名的人。不知他母亲是走投无路了，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把三岁的他丢弃在竟陵西湖堤上，就在他要被冻僵时，一群大雁凌空扑下，用雪白的翅膀遮蔽温暖着他，并且发出嘎嘎的尖叫声向人求援。清晨，人们发现了这件怪事，纷纷围在他身边交头接耳，指指点点，却没人敢伸出援手。最后是晨起练功的龙盖寺主持智积禅师发了慈悲心，让人抱回了，用热米汤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这件事当年曾轰动整个竟陵城，人们像讲述神仙鬼怪一样传说着，后来还有好多人专门到寺院来看这个将来肯定不平常的婴儿，但他们没有看出什么特别之处。

晨钟暮鼓的古刹里时不时传出声声婴啼，让寺内寺外闲语四起。一群和尚也不知晓啥养育知识，陆羽瘦成了皮包骨头，再养下去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了。智积主持只得把这个苦命的孩子托付给他的俗家好友李儒公，生活费用全部由寺院支付。就这样，陆羽就在李儒公家一住就是三年。李儒公是个饱读诗书的秀才，他的夫人刚在一年前生了个女儿取名季兰，便给陆羽起名季疵。在陆羽三岁时，李儒公就教季兰和他一起识字，背古诗文。当陆羽六岁时，一心要培养陆羽继承衣钵的智积听说李儒公教陆羽学习孔孟儒学，不顾老友李儒公的面子和与陆羽感情深厚的李夫人母女的劝阻，把万般不情愿的陆羽要回寺庙。

那次在火门山办私塾的邹夫子来访，听说“疾儿”还没有名字，就让陆羽拈蓍草为他卜卦起名，结果得了一个“渐”卦，封辞：“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就起名陆羽，字鸿渐。按寺庙惯例让他从茶童做起，智积抽空就教陆羽结跏趺坐，诵念佛经，还有熬煮茗粥。开始，陆羽对盘腿打坐还觉有趣，三天新奇劲一过，就觉苦不堪言，双腿麻木如坐针毡。读经就更不用说，那金刚经说的是啥，他一点不懂。他在李儒公家和季兰一起，识了不少字，孔子孟子的话背了不少，那些话好懂也好背，像“朝闻道，夕死可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之类，一听就懂，一教就会背，背起来也很有味。

可那佛经，根本就不知所云，如“复次，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无所住于布施。所谓不信色

布施,不信声、香味、触、法布施,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鬼知道说了些什么。陆羽坐不了禅,腿一麻他就要偷跑,也背不了佛经,结结巴巴吐不出一个字。恨铁不成钢的智积就罚他跪香,一炷香一个时辰,人都跪倒了,但陆羽仍无改变,智积只好暗自叹气。但说也怪,这煮茶没费多少时间教,陆羽就会了。何时下茶末,何时下作料,他都不会弄错,味道都赶上智积自己煮的了。除了第一天给智积送茶路过方丈门槛时摔了个跟斗摔烂了茶碗外,智积对他还算满意。这使智积忍不住在心里想,莫非这娃儿就只能做个茶童?不过想到陆羽奇异的生世,智积又很不甘心,心里想着纵然是块顽石,他也非把他打磨出来不可,便更加严厉地教陆羽佛经。

陆羽这些日子有些心神不定,在他一个人的时候,总会想起在李家的生活。活泼调皮的季兰姐姐经常张开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让他去咬虎口,待他去咬时,她便迅速地将拇指和食指一合,就把他的嘴捏成“撮箕”,疼得他直流眼泪。这时季兰就格格格地笑起来,陆羽才知上当了,可他下一次仍要去咬,他想加快咬的速度,在季兰拇指和食指合拢前咬住她的虎口。但不管他多快,季兰总能把他的嘴巴捏成“撮箕”。有时候,季兰会趁他不注意,用拳头在他下巴上一击,陆羽的上下牙就磕出重重的脆响,季兰笑着说:“请你吃个香葫豆!”然后笑着跑了,陆羽就去追打她……最难受的是季兰趁陆羽不注意时,双手同时在他的两耳一拍,陆羽就脑袋嗡的一响,眼前金花乱舞,好半天才能恢复过来。那是何等快乐的时光呀!不管吃季兰姐姐多少苦头,陆羽都很高兴。当然,更多的时候,是他们两人一起听季兰的父亲李儒公教他们读孔孟之书,描红习字,比赛谁识的字多,也总是他落在下风。想着想着,陆羽的眼里偷偷地落下几滴泪水,怕人看见,又急忙抹了去。

茗粥煮好了,陆羽用勺子舀到大土碗里,像往常一样,刚好满一碗,陆羽捧稳了往方丈室送。智积每天都在大雄宝殿背后的耳房里坐禅,那是一间清静雅致的小屋,陆羽从偏门进去,穿过几重侧殿就到了。屋里光线偏暗,佛像前的烛火却照得屋里尤如屋外,到处弥漫着火香的浓味。智积的屋门虚掩着,陆羽停下步子,眼睛看着碗里的茗粥,定了定神,喊了声:“师父!”

“唔——”智积在里面拖着长声应唤,这是让他进去了。陆羽就用他刚剃不久的秃瓢头顶开门,走了进去,然后把茗粥放在智积打坐旁的小木几上,轻轻地说:“师父,请用茶!”一身青灰僧袍,在蒲团上正襟趺坐的智积,把眼睛睁开一条细缝,鼻翼也翕动起来。他接过茗粥,先闻了闻味道,嘬了嘴往碗沿处吹了吹,便急切地喝了一口。忽然,他的眼睛放出亮光,大声问:“疾儿,你这茗粥是怎么煮的?”

陆羽吓了一跳。他忽然想起来,师父要抽背佛经令他煮茶时神思恍惚,以至今天的茗粥忘了放盐、花椒、姜几样调味品,说不定又要挨罚跪香了。他一急,额上的疤子就红起来,嘴里结结巴巴:“我……我……”智积又喝了一大口,没等他回答便说:“今天的茗粥比往年好吃,清淡爽口,你是怎样想起来这么做的?”说完又大口喝起来。

哦,怎么还夸我?师父说的是反话吧?陆羽看师父,发觉并不是生气的样子,才放了心。可他实在想不出该怎么解释,总不能说是自己忘了放几样作料反倒好吃的了些,他变得更结

巴起来。智积三下五除二就喝完了，头顶冒出些微汗。他看了看陆羽结巴难受的样子，心里想，这孩子这毛病要把他害了。他咂咂嘴说：“好吃，你别说了，以后你就照这样煮吧。昨天学的佛经背会没有？”

“没……没……会呢，师父！”陆羽声音更小了。智积脸一沉说：“孺子不可教啊。唉！”随后长叹一声。智积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该找衣钵传人了，而寺里其他人资质都平平。他一直看好陆羽，大雁所佑之人，定有不凡之处，可是陆羽这么愚钝，他很失望。他想着再罚他跪香，可昨天才罚跪过了，再说陆羽今天煮的茗粥实在好喝，就饶他一次吧。

“咚！咚！咚！”执事僧敲响了正殿左侧的法鼓，这是通知僧人进早斋饭了。智积对陆羽挥挥手说：“你下去吧，再去把佛经好好背一背，不可贪玩，我晚上还得查你！”陆羽如得大赦，收了碗急忙跑了出去。

“跑什么跑，有恶煞罗撵你哇？”陆羽刚出门，就听管院务的维那（寺院监察官）智宏在外面大声喝斥。以前当过镇兵，有次与人争斗伤了人，怕追究责任就逃进寺院。他一直与智积不和，凡智积喜欢的人和事，他一概都看不顺眼，那张脸总是板着黑着，当初他是最反对收养陆羽的。陆羽最怕他那横肉凸起、鼓眼凶神的样子，平日总是像老鼠怕猫一般避着他。

陆羽脚步声渐远了。智宏还在叱责：“慌张莽撞，哪像个寺院里的人？”

“跟个孩子较什么劲？”智积摇了摇头，再次暗暗在心里叹了口气。

童真纯情

疾儿，有人找你哩。

谁呢？

不知道，一个女娃儿。

那肯定是我的季兰姐姐，她在哪儿？

在院门外边，她不进寺院来。

那我去看看……哎，季兰姐姐！

季疵弟弟！

砰！哎哟——季兰姐姐，你一来就给人家吃香葫豆！

格格格，好久没让你吃了嘛！唉哟，你们这龙盖寺好远，把我脚都给走痛了！

那快进院来歇歇，我给你煮碗茶喝，他们都说我煮的茶好喝哩！

不，我不进去，我怕见那些菩萨，还有你们那个……那个当维那的和尚。

那咱们到……到扁担山玩吧，那里有河，有树，还有鸟，还有……

好，远不远呀？

没多远的，一会就到了。

那走吧……哦，别忙，季疵弟，太阳好大，我口渴，你先给我舀点水来喝。

好……水来了，够不够？

够了……去放了碗走吧。

季兰姐姐，我好想你，你来看我，我好高兴哟！

我也想你，就跑来了；你想我怎么不来我家？

唉！师父他们对我管得好紧，又有好多好多事情，走不了哩。

我不管，我今天吃过饭，突然想你，我就趁爹娘不注意跑来了，问了好些人才找到龙盖寺。刚进寺门就被那个维那和尚拦住了，骂了我一顿，说这里是不让小姑娘进来的。我喊了你好多声，没人应，我只得到寺门口等，好不容易才看到个年轻和尚过，我让他帮找的你。

那是智远，我俩好着呢。茶寮在殿旁边，听不见喊。那个鬼维那，我们都恨他哩，可又怕他，他要打人的。

怪不得样子那样凶，是个恶和尚，嘻嘻嘻！

哦，李伯伯和你娘都好吧？

还好，我爹给人教书，每天忙得很，把我也管得紧，见天读书练字，玩的时间都没有，累啊！

我也是，智积师父把我也管得紧，让我每天读佛经，那佛经咿哩巴啦的，都不知说啥，记也记不住，苦死了，还要煮茶，打扫佛殿……我就喜欢煮茶，觉得有趣，其他都不喜欢。

唉！不知大人是怎么回事，怎么都这样？

看，季兰姐姐，那就是扁担山。

这哪是山嘛，根本就是个大土堆！

看，那是河。

嘻嘻嘻，那算河？是个大水沟。

那，那么多树！

嘿，树倒不错，有树就有鸟啊。

哎，季兰姐姐快看，还有蜻蜓哩。

啊——蓝蜻蜓、绿蜻蜓、红蜻蜓都有哟！

季兰姐姐，这里好吧？

嗯，还行。

季兰姐姐，我们坐这里吧，这里看得远。

好嘛——啊不，这里太阳好大，坐那棵小树下巴。

好！

这太阳真辣，把满世界晒得黄灿灿的，看，庄稼的叶子都晒蔫了。哟，那里有牛，黄牛，水牛，那么多，是哪的呀，不会是农人的，农人没有这么多。

这都是我们龙盖寺的牛，你看，这些地都是我们龙头盖寺的，庄稼也是龙盖寺的哩，这些地都是这些牛来耕种的。

哦，你们龙盖寺好有钱啊！哎！季疵。

嗯！

问你个事。

啥事？

你是成心一辈子在寺院当和尚？

不，我不想当和尚。

那好，你要当和尚我是不理你的。

放心吧，季兰姐姐，我不会当和尚的。

那就好，我就放心了。

季兰姐姐，你在看什么？

我在看……季疵弟，再问你个问题，你长大了想做个什么样的人？

我要做个像李伯伯那样的人，有学问，人人都尊敬！

不，我是说，做个像什么的人，除了人以外，你拿世间什么东西来比照都行，山呀水啊树呀猪呀牛呀的……

哎呀，做牛做马受苦受累，不好；做猪做鸡做鱼要被人吃，也不好；做蛇做狼要被人打，也不好；哦，我就做一朵天上的云。季兰姐姐，你看，那块云就像一匹马，无忧无虑，在天上跑，飘啊飘的，多好啊！

哼，做云才不好哩，没有根底，风一吹就没了！

哦，那做……做一只鸟吧。自由自在，想到哪里就飞到哪里，多好啊！

做鸟……也不好，风吹雨淋的，夏天大太阳晒得它头晕，冬天又冻得它发抖，人人都可以欺负它，连小孩子都可以用弹弓打死它，见了人就怕得赶紧飞逃……唉，好不好！

那就做一棵树吧，就跟我们身后的这棵树一样，树叶子可以给人荫凉，你说好吗？

嗯，做棵树还有点意思，不过，树不能动，运气不好的树要遭人砍……

哦……我不知道了，那你想做什么呢，季兰姐姐？

我？也是没想好……

季兰姐姐，你还是每天读书写字，多好啊，比我懂得多多了！我回寺院就没读过书了，师父让我读佛经，我又读不进去，不过我每天晚上都要背一背我们一起学的孔子孟子的话，还有时用树枝在地上写一写字，害怕搞忘了。

那我考考你，看你忘了没有。

你考！

我说上句，你接下句！

好！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君子喻天义——小人喻于利。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水矣，不可方思……你怎么不接呀？

人家没学过嘛！

哦，我忘了你没学过《诗经》的。唉，你要还在我家就好了，我们还一起读书写字，一起玩耍，才有趣了！可是你长大了，就得回寺院了。

季兰姐姐，人为什么要长大，人不长大多好呀，我们永远在一起，听李伯伯教我们读书写字，一起玩捉迷藏，跳绳子，搭房子……

嘻嘻！小傻瓜，人怎么能不长大呢？人是要长大的，大了后要做很多很多的事，男女还要成家，养孩子，然后小孩子大了，大人就老了，以后就死了……哎呀，我也说不好，总之一辈子就过去了。我也想念你在我们家的日子，多快活呀，可是，回不来了！

唉——

嘻嘻，季疵弟也叹起气来了？算了，不说这些了，我们玩别的吧。

玩什么？

玩搭房子吧。

不好玩！干脆，我们到下面小河沟逮小鱼去。

好呀，走！

……

哈，今天逮这么几条小鱼，季疵弟弟，你说全给我？

当然给你，龙盖寺是不能有这些东西的，我要拿回寺的话，不打死我才怪！

家里小猫有的吃了！我喂它吃时就说，这是我季疵弟弟给你逮的哩。哟，太阳快落山了，我得回去了，回去晚了要遭娘骂的。

季兰姐姐，你多久再来看我？

嗯，这个，我也不知道。

你经常要来看我喔，我在这里好孤独。

好好，你别哭了。我尽量多来看你还不好吗？

好！季兰姐姐你可还要来啊！

残阳来访

襄阳的名士柳残阳来了！他是慕名来访智积禅师的。

智积佛法深厚，还喜与文士交往，颇有名气，来拜会他的文人雅士不少，但他对柳残阳了解不多，只知道他和孟浩然是同乡，且交往甚密。柳残阳比孟浩然小很多，也没有孟浩然那样的名气。智积看过一些他的诗作，印象平平。开元二十一年(733)孟浩然来龙盖寺同智积探讨禅学时，曾不经意提到过柳残阳的名字，不想今天他就来了。

这柳残阳是个浪得虚名的“名士”。他本是个襄阳富家子弟，读书多年，二十多岁时乡试中了秀才，考举人却是屡试屡败，且名次越来越靠后，失去信心就再也不考了。他打听到诗名了得的孟浩然隐居襄阳鹿门山，便做了些长长短短的诗歌，三天两头上鹿门山求教孟浩然。出于鼓励后学的初衷，孟浩然只得认真给以指导，柳残阳的诗艺虽有长进，但总体仍不入流。因为常在孟浩然那里，就见到不少与孟浩然来往的名流，经常接触后不知不觉中他也成了名流。孟浩然正值壮年而死，让他萌发了人生如梦、须及时行乐的念头。这次到竟陵，也只是偶发游兴而来。昨晚在竟陵宜春院里傍花眠柳，数度春风，销魂之后又觉无聊，就想起竟陵城边有个颇有名气的龙盖寺，其住持智积佛学深厚，曾让孟浩然称誉好久，便想着拜访智积看看高僧是个啥样，更能尝顿斋饭。他一觉睡到日上三竿，爬将起来，用餐后才临时写了名帖，这就来了。

柳残阳是骑着一匹健马来的，还带了一个仆从。他年纪不到四十，头戴一方硬角幞头，身穿一袭白色圆领缺胯袍，足登黑色高腰六合靴，手执白玉柄折扇，面容粉白清瘦，眉眼顾盼生辉，风流倜傥，飘然如临风之玉树。襄阳和竟陵都在汉江边，从襄阳坐船顺流而下到竟陵更为方便，可柳残阳觉得坐船太受局促，不如骑马自在，可以一路游山玩水。

正午时分，智积在正殿为众僧说法刚完，执事僧就送来柳残阳的名帖。智积连忙更衣，换上袈裟，带了两个弟子出山门迎接。刚出山门，一眼就看到站在一棵古松下的一人一马，四月的阳光透过松叶缝隙，在他们和马的身上写满亮斑。柳残阳也转头看智积，智积抢前一步，双手合十说：“柳先生远道而来，贫僧有失远迎，恕罪恕罪！”柳残阳慌忙答礼，抱拳齐眉说：“打扰高僧清修，失礼失礼！”智积躬身道：“不必客气，柳先生路途辛苦，快请上房用茶。”噗哧一声，柳残阳的仆人见他们客气的样子，忍不住笑出声来。柳残阳忙回头瞪他一眼，年轻仆从连忙忍住笑说：“不辛苦，我们昨天就来了，住在竟陵城里。”智积“啊”了一声，柳残阳则大声呵斥道：“要你多嘴，小心嘴巴！”仆人这才不出声了。

叙礼毕，智积请柳残阳进寺。柳残阳原以为智积是个鹤发童颜、体态龙钟的老者，今见了方知是个方面阔鼻、慈眉善目的壮僧。沉稳自如的神态，得体的举止，可见其佛学造诣之深，修炼之厚，柳残阳不由顿生敬畏之心。他边走边夸赞龙盖寺是个好地处，寺坐城郊，古树掩映，环境清幽，云雾缭绕，风景优美。智积谦虚地说：“方外之地，诸多不便，先生见笑了。”进了院子，智积让执事僧安排柳残阳的仆人去休憩，给柳残阳的马喂水喂料。然后到了上房，请柳残阳坐了一把高背椅子，自己坐了蒲团，两个弟子则知趣地去安排果品和茶水。

“柳先生，孟先生近来可好？”甫一坐定，智积就捻着佛珠询问柳残阳。禅房里很凉快，柳残阳习惯地打开折扇摇起来，眯着眼睛打量禅房简单的陈设，听问后立刻沉下脸来说：“小生就是特意来告诉大师，孟八没了！”

“阿弥陀佛！”智积一怔，念声佛号。智积想起了那年孟浩然来龙盖寺，他们一起度过了何等愉快的两天。孟浩然是个性情中人，诗做得好，酒也喝得，放浪形骸，实乃耿介之士。算起来，他不过五十出头的岁数，正是鼎盛之年。

“人生无常！”柳残阳的小白脸上满是痛楚，“都怪那个江宁丞王昌龄，突然跑来襄阳鹿门